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道術類四

鬼神 十四則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  
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於地

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周惠王時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或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

信于亭隧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周之興也鷩鷩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  
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  
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  
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  
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  
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  
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彼太宰

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  
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宵見鬼神之見  
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  
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  
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于神  
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  
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  
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齊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  
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  
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  
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  
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于生者  
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夫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  
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  
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  
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  
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  
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  
裡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

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  
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  
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  
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  
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灾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  
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  
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  
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

有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  
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  
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  
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  
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

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  
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  
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

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啟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

鬼不亦宜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頰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

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  
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  
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墨子明鬼篇 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  
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  
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  
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



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于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

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攷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

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詳若此之懣邀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拜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

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母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  
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  
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  
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  
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  
神之誅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  
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

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  
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  
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  
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繼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  
為之株子舉揖而稟之殮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  
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慤邀以若書之說觀  
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

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  
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有罪乃  
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泚泚撫羊  
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  
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  
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  
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  
其慤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

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  
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  
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  
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  
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  
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



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蔽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

勝膾肥倖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

孫不能敬若以取災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  
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  
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  
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  
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  
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  
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

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上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

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  
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  
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  
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  
而僂於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  
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  
是故賞必于祖而僂必于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干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  
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必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  
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疑乎鬼神  
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  
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  
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  
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詔

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



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剝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  
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  
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戍與殷人戰乎牧之  
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梓  
株折紂而繫之赤環戴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倖故昔  
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  
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  
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

強力勇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父之道之曰得璣  
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  
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  
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  
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  
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  
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今潔  
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

如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

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  
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  
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漢谷永論神怪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  
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  
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

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  
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  
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弱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  
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  
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  
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  
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  
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

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索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拏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

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王忱除郿令到官至繁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

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容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

晉元帝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著羽



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復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竒邪所聽惟人故人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竒服恠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恠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

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青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譴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于不周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  
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  
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  
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

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于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凡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

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隨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

梁范縝神滅論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

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  
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  
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  
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  
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  
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  
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  
生之形骸耶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耶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

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

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臟各有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耶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它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

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  
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員極理無  
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  
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  
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駉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  
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  
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比之謂矣問

曰伯有被甲彭生承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  
荅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  
有何獨能然乍為人承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去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  
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于在己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情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壑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巫祝 十一則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  
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  
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  
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  
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

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臬而殺之君謂  
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  
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  
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  
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  
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  
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

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水泉時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

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  
子而議羣臣敢忘君子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  
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  
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  
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  
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  
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於  
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

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

藹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晉元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顧榮上牋

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  
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  
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  
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  
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于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  
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  
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  
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

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哀帝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舉青屢彰  
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孔嚴諫曰  
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  
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  
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  
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脩雜祀之事君舉必書  
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

宋夏竦請斷妖巫疏 臣聞左道亂俗妖言或衆在昔  
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  
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  
宜有嚴制以肅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  
氓右鬼舊俗尚在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  
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  
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  
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



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徃還斥遠至親  
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  
未聽餐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  
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分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  
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  
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  
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  
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繪歲增邪錄妖符傳寫日夥小

則難豚致祀歛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  
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  
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  
勝姦藥弗瘳疾宜頌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正一千九  
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  
納祆妻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  
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伏乞朝廷嚴賜條  
約所冀屏除巨害宥保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妖怪八則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  
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  
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土  
平而畜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  
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  
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  
咎夫子知之矣

趙簡子問于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  
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  
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蠶風之  
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  
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  
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

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志巧貪而有怨  
此其妖也

晉武帝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孫楚上言 聞  
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  
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  
夫龍或附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  
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筦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  
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

賢才垂夢于傅岩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  
卿舉獨行君子可憐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  
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  
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  
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  
下擇狂夫之言

王述為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  
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聞安西欲移鎮樂



鄉不審此為筭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耶方今疆胡陸梁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沂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

地為內外形勢使闕闕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道失昔秦忌亡胡之識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糜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

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

宋石介恠說二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緇衣把鉢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坐食

者半鄒魯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祆神之鬼可恠也夫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

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  
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  
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脩德以禳除焉彼其  
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  
民之常居毀鄒魯之衣冠去祖宗而祀祆神汗漫不經  
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怪既不能禳除  
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

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或曰天下不謂之

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為子而  
言之可乎曰奚其為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  
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  
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  
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  
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  
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  
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

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  
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  
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  
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  
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  
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  
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



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  
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鏤聖人之經破碎  
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蝕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  
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  
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  
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  
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醫

八則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還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

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  
蠱之慝殺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殺殺與蠱  
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畫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  
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殺  
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  
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  
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

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  
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  
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  
國矣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  
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

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豎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豎者曰苗父苗父之為豎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

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  
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鑿者曰愈拊愈拊之為鑿  
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  
故曰愈拊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  
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  
者甚少鈞若子之方宜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  
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  
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

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  
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  
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  
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  
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  
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  
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  
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



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熯熯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漢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于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于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帝竒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

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

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  
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梁簡文帝勸醫論 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  
過於命雖修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慾乖  
節故虐寒痲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推年匪一極斯之  
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于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  
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  
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

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典桃膠何是北斗靡遯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雍祝之旁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覆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

廣鈞深理見厭飮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  
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  
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  
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  
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辨聲其功甚秘秋辛  
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  
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略知甘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  
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歆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

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  
即為己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  
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  
者衆必以溢浪酬塞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百  
方月為千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  
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盲疴興府俞  
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  
變故也周靡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芎藭反救河

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轄下醫者忘志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於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鷓于權衡活萬魚于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唐劉禹錫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

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恐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魯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魯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



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  
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  
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  
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  
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  
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  
名然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宋龔鼎臣述醫論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

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厲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薰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

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  
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  
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  
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覡師之  
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  
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鬼神冥諸外良  
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  
其甚也其存卹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與夫稼茂

田疇為螟或所害唯能悉除螟或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貨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必持挺或殺或捕則貨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投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昌異不除螟或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貨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厯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

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感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紂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賈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言以告

卜 十則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城濮之戰晉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

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  
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  
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  
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  
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  
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  
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漢司馬遷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

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  
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  
人也卜于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  
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  
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  
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  
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



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于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  
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  
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此吾  
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  
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  
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

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

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  
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  
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  
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  
貊不服不能懾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  
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  
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

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鳩臯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  
蔚棄于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  
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  
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  
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  
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  
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

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  
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  
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  
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  
于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  
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

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輕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

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  
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惑感之人豈  
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  
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  
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  
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  
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



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  
宋忠見賈誼于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  
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  
不審不見奪糶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  
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  
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  
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

堯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列傳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禘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羗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  
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  
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  
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  
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  
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  
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于精神也或以為  
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于

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  
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  
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  
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竒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  
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  
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富

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

信誠于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溪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龜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

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  
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保全  
至身而學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  
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  
畫員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蓬  
門禹名為辨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掾又奈  
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  
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左見食

於蝦蟇蝟辱于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  
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  
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  
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  
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章帝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  
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



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  
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  
忍遂留華陰

范曄方術傳論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  
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  
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  
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于瑤

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  
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蹟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  
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効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  
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  
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  
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

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  
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  
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  
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竒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  
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  
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  
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蔽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

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術數者也故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  
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即顏咎徵最密餘亦班  
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  
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晉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  
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頌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  
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  
止亭中妻遂賫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  
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  
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  
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  
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  
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

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窰覆以銅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八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王勃八卦卜大演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

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于三百六十六日屈伸于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順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

也引而伸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于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遯矣則地上於澤可以臨矣天地不交可以



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  
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  
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以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  
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  
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  
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  
雷在天下可以无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  
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雷在山下可為

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上于天可為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

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  
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  
謂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上有雷可為小過  
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  
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又以成  
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  
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  
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

之數可無韜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

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惟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羣嶽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

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  
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  
哉

唐于邵著龜論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  
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  
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  
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  
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

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  
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疾藜  
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  
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  
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  
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死生之變冠羣甲之長居  
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于蓮葉  
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蒼

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以之佐昌此其效也墨以之從長又其效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效也至如管輅卜鄰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饗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李華卜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



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  
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服之觀其裂畫以定  
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  
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  
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  
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會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  
求微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傲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

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益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擣之豈神明貴殺享糶腥歟今古其禮

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攝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相 二則

李德裕相論 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  
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  
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  
不能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  
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徹雖水  
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  
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  
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  
孟嘗眇小蔡澤折頸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  
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  
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  
九無所疑也

杜牧相論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  
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

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世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

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  
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  
大儒矣

釣  
一則

列禦寇湯問篇 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  
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于青雲之際用心專  
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  
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

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塵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射  
二則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



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悌者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

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未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甕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

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博奕 二則

漢班固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

北方之人謂暴為爽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暴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躋挈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爽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斁因敵為資應時屈

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益象庖  
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  
一孔有闕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暴破窒亡  
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竒要厄  
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  
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  
強遂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  
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

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純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吳韋曜博奕論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  
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  
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  
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  
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  
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  
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  
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

離公門豈有游情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  
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  
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  
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  
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



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

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吏籍勲在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枿孰與方國  
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  
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  
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經濟類編卷九十七